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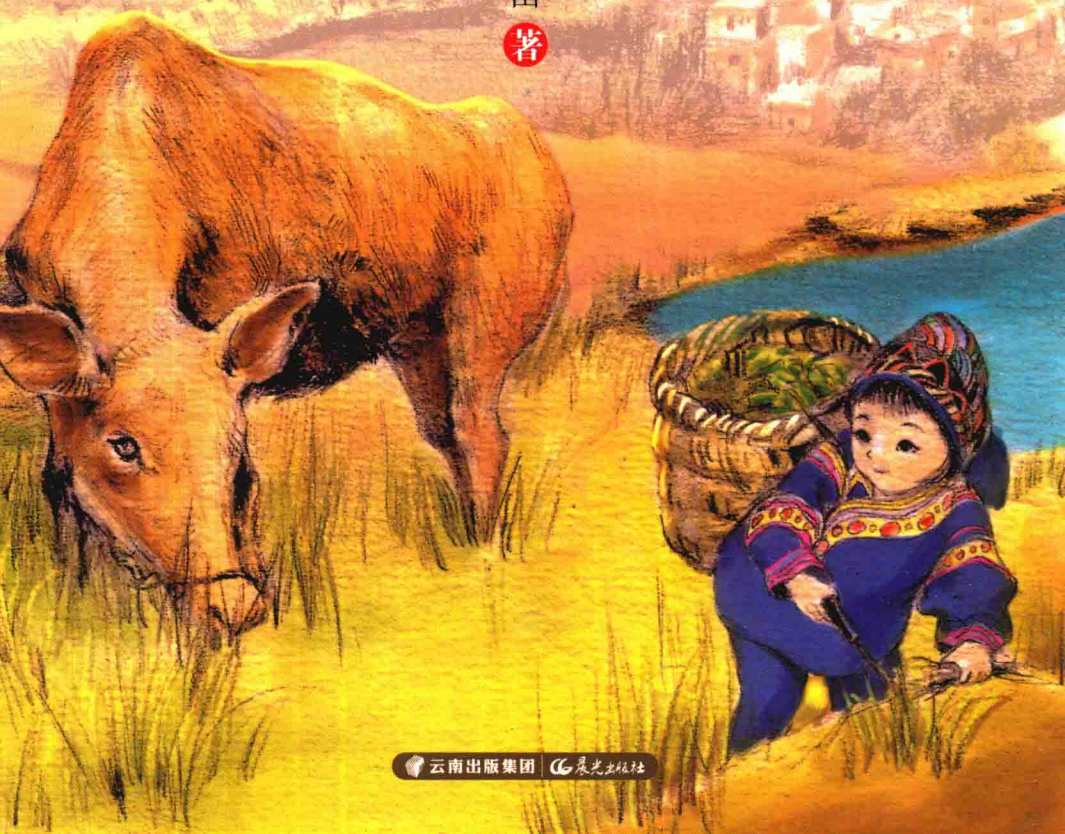
太阳花开

DOUNU
De
CHUNTIAN

斗努的春天

在彩云之南的红土地上，埋下生命的种子，用希望去浇灌。

余
雷
著





太阳花开

DOUNU
DE
CHUNTI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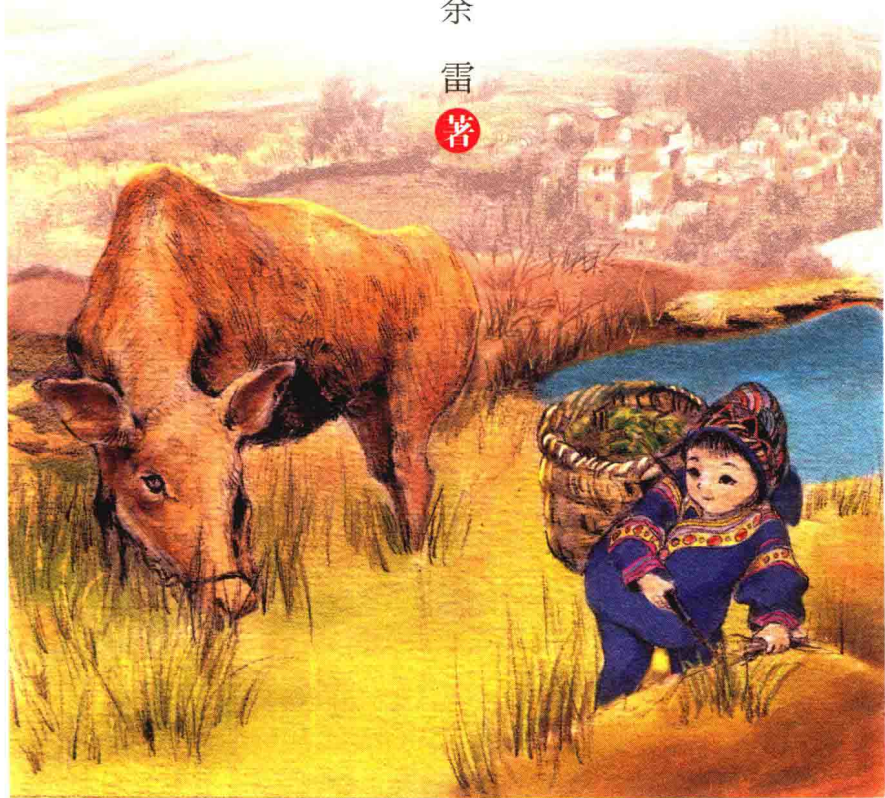
斗努的春天

在彩云之南的红土地上，埋下生命的种子，用希望去浇灌。

余

雷
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斗努的春天 / 余雷著. —昆明: 晨光出版社,
2017.10 (2018.1重印)
(太阳花开)
ISBN 978-7-5414-9232-7

I. ①斗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中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50640号



太阳花开

斗|努|的|春|天 余 雷◎著

出版人: 吉 彤

策 划: 吉 彤 程舟行

责任编辑: 杨蔚婷 徐 昕 张 萌

责任校对: 杨小彤

责任印制: 廖颖坤

装帧设计: 唐 剑 汪建军

插画顾问: 菠萝圈儿

插 画: 王宇葳

出版发行: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

地 址: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新闻出版大楼

电 话: 0871-64186745 (发行部)

0871-64178927 (互联网营销部)

法律顾问: 云南上首律师事务所 杜晓秋

排版: 云南玺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印装: 云南国方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154mm×215mm 32开

印张: 5.75

字数: 60千字

版次: 2017年10月第1版

印次: 2018年1月第2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414-9232-7

定价: 2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质量监督电话: 0871-64109709



目 录

一	二	三	四	五	六	七
一头叫喜的牛	教室外面有群猪	阿爸的工作丢了	女孩也可以做男孩做的事	求雨	乔阿姨来做客	读书到底有没有用
001	012	023	034	049	058	066



目 录

八	九	十	十一	十二	十三	十四	十五
葫芦发芽了	半夏是种药	阿姐出嫁	安琪来了	逃跑	摘蜂巢	偷猎者	这个春天真美啊
.....							
076	085	101	115	135	150	159	166

一 一头叫喜的牛

过了年，斗努就七岁了。

阿妈说，斗努七岁了，可以在割猪草的时候放牛了。

斗努答应着，好啊，我会带喜吃饱了再回家。

喜是一年前阿爸从集市上买回来的。

那一天，村里有一户人家结婚。阿爸带着喜从村口走进来的时候，迎亲的人正好点燃了鞭炮。鞭炮的响声让喜受了惊吓，它挣脱阿爸手里的绳子就往前跑，一连撞倒了好几个迎亲的人。阿爸和几个小伙子抓住它的时候，它的头不知在哪里撞到了一个“喜”字，红艳艳地

贴在脑门中央。帮忙抓牛的约崩爷爷对阿爸说：“你的这头牛会带来喜事呢。”

喜跟在阿爸的身后走进院门时，斗努和姐姐斗秀正在帮妈妈剁猪草。

喜好像不肯进门，阿爸用力拽了一下拴在喜鼻子上的绳子，喜才不情愿地“哼哼”着跨进门槛。

喜是一头一岁多的小牛，棕黄色的毛干净有光泽，腿纤细、笔直。眼睛又大又亮，比斗努见过的所有玻璃球都大。斗努第一眼看到喜的时候就喜欢上了它。

阿妈拿来一篓青草放在喜面前，喜把头扭开，看也不看。斗努走过去，拿起一把青草放到它的嘴边。阿爸大喊一声：“走开！小心它踢你！”

斗努蹲下身，把青草捧在手里凑近喜的嘴。喜歪着头，琥珀色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。斗努把手里的青草往前递了递：“吃吧，吃吧，走一天路，累了吧？这草是我下午割的，吃了你就不累了。”

阿爸想要拉开斗努，但斗努灵巧地躲开了。喜伸过头，舌头一卷，把斗努手里的草卷进嘴里，“吭哧吭哧”地嚼了几下，嘴角泛出绿色的泡沫。

“呵呵，它喜欢吃我喂的草。”斗努得意地笑



了起来。

阿爸哼了一声：“老约崩说它会带来喜事。以后你每天要喂猪，还要把牛喂饱。”

斗努欢喜地说：“我就叫它喜吧，我会把它喂饱的。”

阿爸没说话，顺手拿起了门边的水烟筒。斗努连忙进屋捧出一个用菜叶盖着的小篾箩递给阿爸。阿爸掀开菜叶，捏了一撮烟丝放在烟嘴上，把脸埋在烟筒口，擦了一根火柴点燃烟丝，“咕嘟咕嘟”吸了几口，惬意地闭上眼睛。

阿妈问阿爸：“这头牛好像还不能干活吧？”

“干不了。”阿爸一边继续往烟嘴里放烟丝，一边说，“也有大牛卖，那个价不敢要。斗秀和斗努多割些草，小牛养两年也就是大牛了。”

斗努手里的青草被吃光了，喜伸出舌头一下一下地舔斗努的手。牛舌头上有很多肉刺，刮在手上痒痒的。斗努咯咯地笑起来。斗秀也拿了一把青草过来，在喜的鼻子前晃了晃，喜不肯吃，还是一下一下地舔斗努的手。斗努刚拿过姐姐手里的草，喜就“呼啦”一下卷进了嘴里。

“斗努，这头牛就交给你了。”斗秀假装生气地说，“它不肯吃我喂的草。”

斗努笑着拍了拍喜的脖子：“喜，你要听阿姐的话，要吃阿姐喂的草。”

喜似乎听懂了斗努的话，转头舔了舔斗秀的手。斗秀连忙抓起一把草，喜这一次张口卷进了嘴里。

阿妈笑呵呵地看着姐妹俩喂牛，对阿爸说：“这头牛肯吃她们喂的草，肯定可以养得很壮。”

阿爸吐出一口淡淡的烟雾：“买牛的钱是我们这几年全部的积蓄，但愿养大了能卖个好价钱。”

斗努听到了，连忙拦在喜的前面：“不卖！给多少钱也不卖！我会好好喂喜。”

阿爸没说话，低着头继续抽水烟筒，阿妈想说什么，但嘴只张了张便进了屋。斗秀又拿来一捆青草，一把接一把地喂喜。

斗努着急地问：“你们听到没有？我说不能卖它！”

阿爸抬起头，脸上毫无表情地说：“这个家，什么时候你说了算？不卖牛，哪里去找钱盖房子？”

斗努往院门外看了看，从这里正好能看到火沙家新房地基上的柱子，斗努沮丧地低下了头。

玛格村是一个哈尼族村寨，村民们都是哈尼族。哈尼族的村寨都建在半山腰或者高山上，玛格村也不例外。几十户人家把房子建在奴莫山的山腰上，远远看去，一连串的房子像一条趴在山腰上的虫子。原先村子里的房子都是用土坯和茅草盖的蘑菇房，后来人们觉得蘑菇房小了，破旧了，就盖起了土木结构的两层楼的房子，搬出蘑菇房。盖这种房子花不了多少钱，只要请亲戚一起砍来几棵大树，将粗大的树锯成木板做楼板和楼梯，中型的树做柱子和房梁，再用稻草和泥垒成墙，用石片做瓦，一幢房子就盖起来了。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，楼下做饭、养猪、养牛、养鸡，楼上住人，村民一住就是几十年。听爷爷说，斗努家的房子就是爷爷的阿爸年轻的时候盖的。

玛格村地处红河谷的北部，每年夏秋是雨水季节。连续的阴雨天气会让木制的楼板发霉腐烂，大雨把房子的外墙冲蚀出大大小小的孔洞，用石片搭成的屋顶，时间久了也会漏雨。这几年，有人外出打工挣了些钱，干脆把房子翻盖成了钢筋水泥的建筑。他们打了地基以后先盖一层楼，拉上电灯就住进去，等有钱了再慢慢盖二楼。新房子比土木结构的房子牢实多了，也不怕风雨，

村里人都很羡慕，却没有钱建新房。

从去年开始，县政府给每户盖房子的人家补贴三万块钱，许多原本没想盖房的人家都想办法开始动工了。斗努家也想翻修房子，可是即使有了三万块的补贴也还差很多。家里只有阿爸一个人在县城打工，阿爸没什么技术，只能在冷库帮人搬运货物，每个月可以挣几百块钱。前几年爷爷奶奶去世欠的债要还，阿妈治病需要花钱，无论阿爸和阿妈怎么省，家里的积蓄远远不够盖房子。

火沙每次经过斗努家的时候都会邀请她去看他家的新房子，斗努去过一次，看到很多钢筋插在地基上，像是一个个瘦高的怪兽。火沙站在这些怪兽中间比画着：

“这里是厨房，这里是客厅，这里是我的房间，我阿妈说了，给我一个房间放我的东西。”

斗努就想，即使阿妈给自己一个房间，也没有什么东西好放。斗努只有两件外衣、四件短袖衣服、三条长裤、一双球鞋、一双拖鞋。这些东西和姐姐的衣服都放在一个大纸箱里，这个纸箱和放阿爸阿妈衣服的纸箱摆在一起，就是家里所有的衣物了。斗努就对火沙说：

“你骗人，你有什么东西要用一个房间来放？”

火沙扳着手指头说：“我的床，我的衣服，我的新书包。对了，九月份我就要上学去，你上吗？”

斗努跑回家问阿妈：“火沙说，九月份他要去上学，我上吗？”

阿妈叹了一口气：“你阿爸说，姑娘家上不上学都一样。斗秀没上几天学，不也一样会做地里的活计，会染布纺线吗？不过，现在学校有一顿免费的饭，你阿爸说不定会让你去的。”

斗努悄悄松了一口气。但火沙再来叫她去看他家的新房子时，斗努就不去了。斗努怕火沙问，她家什么时候盖新房子。

阿妈在屋里说了一句什么，阿爸放下烟筒进屋去了。

斗努摸了摸喜毛茸茸的额头。喜刚嚼完一口青草，伸出舌头舔了斗努一下，斗努的手掌有一半被草汁染成了绿色，她抬起手闻了闻，有一股淡淡的草腥味。她在裤子上擦了擦手，紧紧搂住喜的脖子。

天快黑了，家里养的那头母猪带着它的小猪们回来了。玛格村的猪大部分是母猪，这些母猪每生一窝小猪就可以让养猪的人家多添几千块钱，村民们便很看重它们。村民怕母猪带着小猪在外面着凉，或是有什么意

外，干脆把猪圈垒在屋里的灶台边或者楼梯下，人和猪住在一起。

母猪看到又窄又小的院子里多了一头牛，似乎有些不高兴。它“吭哧吭哧”地在喜的身边走来走去，迟迟不肯进窝。小猪们也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把晾在院子里的柴拱得到处都是。阿爸拿起一根棍子，轻轻在母猪的屁股上打了两下，轻声吆喝着，母猪才扭着屁股，带着小猪进了屋。

晚饭已经做好了。阿妈打开一张折叠的小桌子放在屋子中央，将一盆冒着热气的酸菜红豆放在桌上，斗秀盛好四碗饭转身去拿筷子。

刚进屋的母猪大概闻到了饭桌上的香味，径直朝着饭桌走了过来。阿爸大喊一声：“快拦住它！小心饭桌！”

斗秀连忙用手里的筷子对着母猪挥舞着：“回去！回去！”

母猪站住了，用嘴在地上嗅来嗅去，不满地哼哼着。九头小猪围过来，在它身上拱来拱去。母猪无奈地躺下，九头小猪一拥而上，叼住奶头狂吸起来。

斗秀松了一口气，招呼斗努：“斗努，吃饭了！”

斗努大声问：“喜也进来吗？”



阿妈看了阿爸一眼，对斗努说：“屋子那么小，进来一头牛就没转身的地方了。吃完饭再牵进来吧。”

斗努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火沙那天介绍房子布局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他家的猪住在哪里。火沙家有两头母猪，新房建起来以后，它们住在哪里呢。斗努想问阿爸，但又不敢问，一切和新房子有关的问题斗努都不敢问。阿爸和阿妈一说到盖新房就唉声叹气。

喜若无其事地站在院子中央，尾巴甩来甩去，不时地看一看斗努。斗努端着碗蹲在它的面前，很快吃完了碗里的饭。斗努轻声地问喜：“你会不会上楼梯？如果你会上楼梯的话，今天晚上就可以跟我们睡，不用跟那头猪一起睡。”

斗秀在她的身后笑起来：“哈哈，没听说过牛会上楼梯。让阿爸在院子里搭个牛棚，你和喜一起睡牛棚吧。”

斗努笑嘻嘻地说：“跟喜一起睡没什么不好，它的尾巴甩来甩去，正好可以赶蚊子。”

斗秀在她的头上戳了一下：“哼！你就是嘴硬，真的叫你睡牛棚你才不肯呢。”

天完全黑了，屋里昏黄的灯光从敞开的门里透出来，无数的小飞虫在这光线里飞舞着，喜的耳朵抖动了

一下，又抖动了一下，尾巴甩得更用力了。

“讨厌的蚊子。”斗努说着放下碗，轻轻地在喜的身上抓挠着。喜轻轻地晃动着尾巴，紧紧挨着斗努，看上去舒服极了。

阿爸提着镰刀出门了，很快，割回来一抱艾蒿。他抓了一把松毛点燃，然后把艾蒿放上去。一股浓烟在院子里弥散开来，艾蒿焦糊的味道让喜打了几个喷嚏，四只蹄子不安地在地上跺着。

斗努在喜的背上拍了拍：“没事，没事，蚊子马上就被熏走了。今天晚上你可以睡个好觉。”

喜安静下来，在院子里走了几步，像是在找一个舒适的地方睡觉。斗努问阿爸：“阿爸，牛站着睡觉还是躺着睡觉？”

阿爸笑了起来：“傻丫头，当然是躺着睡。只有马是站着睡觉的。”

斗努放下心来：“这就好，不然喜站着睡觉多累啊！”



二 教室外面有群猪

玛格村和披沙村的交界处有一块空地。很多年前供销社在这块空地上盖了一幢两层楼的房子，用来做供销社收山货的收购点和仓库。后来供销社搬走了，乡里就把这幢房子当作乡中心校的一个办学点，让两个村的孩子可以就近上学。学校里学生最多的时候有几十个孩子，有三个老师。

这所学校没有院墙，也没有校门。两层楼的风子里共有三间教室，一间教师宿舍。小楼前的空地就是学校的操场，操场中央有一个石块垒起来的高台，上面